



同文馆

涂纪亮哲学译著选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 最后著作

〔奥〕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 著
涂纪亮 译

Letzte Schriften über die
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同文馆

涂纪亮哲学译著选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 最后著作

〔奥〕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 著
涂纪亮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/(奥)维特根斯坦(Wittgenstein, L.)著;涂纪亮译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 1

(同文馆·涂纪亮哲学译著选)

ISBN 978-7-301-19947-3

I. ①关… II. ①维…②涂… III. ①心理学:哲学—研究
IV. ①B84-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5033号

书 名: 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

著作责任者: [奥]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 著 涂纪亮 译

责任编辑: 田 炜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9947-3/B·102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67315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A5开本 6.5印张 158千字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**电子邮箱:** fd@pup.pku.edu.cn

《涂纪亮哲学译著选》自序

作为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年知识分子,我已走过一段漫长旅程。这段旅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30岁以前主要致力于学习、特别是外语学习;30—50岁这20年主要从事哲学翻译;50岁以后这30年主要从事哲学研究,但在晚年也作了不少翻译工作。50余年来,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成了我一生中两种不可分离的学术活动。

我在哲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收入已出版的六卷本《涂纪亮哲学论著选》中,这里献予读者的是我50余年来的主要翻译成果。这套《译著选》共收入十多本译著,分为三辑。其中第一辑收入的维特根斯坦的五本译著,选自上世纪90年代我主编的十二卷本的《维特根斯坦全集》。第二辑收入的费尔巴哈的三本译著,选自上世纪70—80年代我翻译的《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》。第三辑关于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五本译著,选自本世纪初我与陈波主编的九卷本的《美国实用主义文库》和六卷本的《蒯因著作集》。这套译著都是根据其德文或英文原著译出的。

这十多本译著完稿于不同的年代,受当时自己主客观条件的限制,这些译著不可避免地含有许多理解不准、表达欠佳,甚至译错之处。此次再版之际,本应首先逐字逐句校正,但我已过80高龄,年迈体衰,实在没有精力一一校正这400余万字的译

著,不得已只能精选其中的一部分呈献给读者。我对此深感遗憾与内疚,敬请读者谅解。

翻译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,只有通过反复校改,精雕细琢,才能得出精品。我的大部分译著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哲学研究的迫切需要,没有进行精雕细琢的充裕时间,主观上只求译著没有严重地曲解原著,尽可能如实地表达原著的基本观点,使读者在增长知识方面有所收获。近二三十年来不少青年学者曾向我表示,他们曾从这些译著中获得许多关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信息。若真是如此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

涂纪亮

2009年1月于北京

译者说明

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《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》(*Letzte Schrift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*)。此书共有九百七十九节,由 G. H. 冯·赖特和 H. 尼曼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手稿 137 和 138 编辑而成,这部分手稿写于 1948 年 10 月 22 日至 1949 年 3 月 22 日,只有最后一条评论写于 5 月 20 日。维特根斯坦没有把这部分手稿打成打字手稿,因此没有像打字稿那样作过文字加工,较多重复和疏忽之处。其中有许多词或者句子有好几种变体,原编者作了选择,并在脚注中作了说明。对于稿中错误或不清楚之处,原编者作了更正,并用尖括弧(〈……〉)加以标志。此书是为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所作的预备性研究,书中有许多段落与《哲学研究》中的相应段落相同或相似,原编者分别作了注释,用方括弧([……])与正文分开。本书中译本是根据德国 Suhrkamp 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 8 卷本《维特根斯坦著作集》第 7 卷德文原著译出,参考了英国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。原著中德语以外的外文(英文、法文等),都保留在正文中,另在脚注中注明其译文。对维特根斯坦多次引用的一些德语多义词(如 Bank, Weiche 等等),也保留在正文中,另在脚注中注明其多种含义。

目 录

《涂纪亮哲学译著选》自序	(1)
译者说明	(3)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	(1)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
最后著作



1. 一种语言中有“害怕”(sich fürchten)一词,这个词意味着因某种可怕的想法而感到苦恼。——此时,人们可能假定,譬如说,这个动词没有第一人称现在时。英文“I am...ing”^①。

2. 如果我对某个人说“我希望他会来”,如果这个希望仅仅持续 30 秒钟,是否它不如持续 2 分钟那样迫切呢?

“我很高兴你成功了!”——“你高兴了多久?”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。然而,它可能具有意义。回答可能是:“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”,或者“起初我没有对此感到高兴,可是后来高兴了”,或者“我一直在想这件事,并感到高兴”,或者“我仅仅在某一片刻想到这件事,但在那时我感到高兴”,如此等等。人们也说“对我来说,它是一种持续的快乐”,“在那一瞬间,我曾对他的不幸感到高兴”。

3. “我移动了象。”——“你移动了多久?”

4. 作为“如果 P,那么 Q”这种命题形式的例子,想一想:“如果他来,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他。”如果他此时没有来,——是否我因而遵守了我的许诺?——是否我撕毁了我的许诺?——

然而,人们是否可能说每个命题都断定一种联系?是否我会对他回答说“并非一定如此”?这个句子并非好像曾经是:“如果这两个人碰到一起,就有一场殴斗。”在这里,可能作出那样的回答。

^① 这几个英文词意为“我正在……”——译者注

5. 可是, 如果所断定的是实质蕴涵 (的确有这种情况!)——我在这里能否用“不一定如此”来回答“ $p \supset q$ ”呢? 它在这里意味着什么?

6. “如果两个极相互靠拢, 就会有一个火花跳跃过去。”——人们把什么作为对这个命题的证实呢? 是否是那种关于这两个极绝没有相互靠拢的观察呢? ——是否能够用实质蕴涵来表达我们在这里想说的话? 肯定不能; 可是, 也许可能用“形式蕴涵”? 同样不能。——我们想说的东西肯定是一种自然规律; 要想象一种导致这个看法的观察, 那是十分容易的。人们已经观察到, 每当这两个极相互靠拢, 总是有一个火花跳跃过去。——也许这个命题是一种“ $(x) \phi x \supset \phi x : (\exists x) \cdot \phi x$ ”? 如果不是, 那么这个命题必定有一种用法, 尽管不是相同的用法。

7. “如果他来, 我将对他说……”这是一种决定, 一种许诺。只要它不是一种虚假的许诺, 那它就不是依据于肯定他不会来。它既不是一种实质蕴涵, 也不是一种形式蕴涵。

8. 在科学中作出一种条件预测 (bedingten Vorhersage) 时, 可以把论证 (Berechtigung) 与正确性 (Richtigkeit) 区分开。如果从一个有某种根据的理论中引出、得出这个预测, 那就可以称之为它已得到“验证”。因此, 如果前提不真实, 人们可以说: “如果前提真实, 那么……”可是, 前提没有得到证实这一点, 使我没有权利那么说。

9. 一个像“一切物体都在移动……”(惯性定律) 这样的命

题,是否必定要用“如果—那么”这种形式加以表述呢?“如果某个东西是一个物体,那它就在移动着……”——或者,是否它必定意味着:“有一些物体;如果某个东西是一个物体,那么……”(没有人想到以这种方式去表述它。)?

10. 显然,人们可能把一个恐惧概念应用于动物,而这个概念词没有第一人称。

它的第三人称的用法非常相似于“害怕”一词的第三人称的用法。

11. 记住虚拟式处于条件句之外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某人说“我可能赢这场游戏”,他就会问:“如果……”

12. [参见“害怕”等等。]没有什么比毫无成见地考察概念更加困难的了。因为,成见就是一种理解。既然它对我们具有如此众多的意义,那就不用管它吧。——

13. 英语中的“I'm furious”^①不是对自我观察的表达。德语中的“Ich bin wütend”^②与此相似;然而“Ich bin Zornig”^③则不是如此。(“愤怒在我脑中剧烈地翻腾……”这是愤怒的颤抖。)

14. 人们问自己:“‘我害怕’这些词其实意味着什么?我在

① 英语中这几个词的意思是:“我在发怒。”——译者注

② 德语中这几个词的意思是:“我在发怒。”——译者注

③ 德语中这几个词的意思是:“我在生气。”——译者注

这样说时想到什么？”当然，我们找不到答案，或者只能找到一些显然不适合的答案。

问题是：“它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里？”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b]

15. 人们也可能有某种权利这样说：“我只不过说说而已。”因为，这仅仅意味着；你不要为与这句话相伴随的那种东西担心。

16. 难道这句话不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？这些语境时而给予它以这样一副面孔，时而给予它以那样一副面孔。

17. 我说“我害怕”，另一个人问我：“你想以此表示什么？是否它好像是一声喊叫？或者是否你暗指最近几小时内你的状态？是否你只不过想告诉我什么事情？是否我总是能够作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问答？是否我连一个答案都给不出来？”——某些时候我不得不说：“我曾经想到我怎么度过今年，仿佛我因对自己恼怒而摇动我的脑袋。”——有时却是：“它意味着：天啊！如果我刚才没有那么害怕，那多好哟！”或者：“它只不过是一声因害怕而发出的呼喊。”——或者：“我希望你知道我是怎么感觉的。”有时，在说出这句话之后的确接着作出这样的解释。可是，人们不可能经常作出这样的解释。[在“某些时候我不得不说”之前，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7 页 g]

18. 可以设想那样一些人，他们仿佛以一种比我们更加明确的方式进行思考，并使用一些不同的词，有时候用这个，有时候

用那个。[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a]

19. 为了教会我们理解我们的一些概念,没有什么比构造一些虚构的概念更加重要的了。[《杂评》,第 2 版,第 143 页]

20. “什么是害怕?”——“唔,害怕的表现和缘由是这样的:……”——“‘害怕’意味着什么?”——“‘害怕’这个词是以如此方式使用的:……”

“因此,‘我害怕……’是否是对我的状态的一种描述?”可以在那样一种语境中和怀着那样一种意图去使用它。可是,如果譬如说,我只不过想把我的害怕告诉某个人,那它就不是那样一种描述。

21. 譬如说,可能只不过为了说明我的行为方式而说出“我害怕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它就远远不是一声呻吟,甚至可以带着微笑说出它。

22. 人们问:“‘我害怕’究竟意味着什么?我用它指什么?”当然,我们找不到回答,或者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回答。

问题是:“它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中?”[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b;参见《心理学哲学评论》第 14 节]

23. 如果人们想通过我说出下面这些词,同时注意我自己,仿佛我从眼角观察我的心灵,来回答“我指什么”、“我当时想到什么”等等问题,那我就找不到答案。然而,在一种真实的情景

中,我可以问:“为什么我说这个,我想用它指什么?”也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,不过不是依据于对与说话相伴随的那些现象的观察。我的回答将补充、阐释那些以前的话语。[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c]

24. 什么是害怕?“感到害怕”意味着什么?如果我想用一个指示动作来解释它,——那我就要表演害怕。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d]

25. 是否我也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希望?几乎不能。或者,能否这样表达相信呢?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e]

26. “我相信他会来。”

“我反复地对自己说:‘他会来。’”对于后一句话,人们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动词。

27. 我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语境中描述我的心理状态(譬如说,害怕)。(正如一种特殊的活动只有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才能变成一种实验。)

那么我在不同的游戏中使用同一个表达式,这是否会使人如此惊讶呢?有时,它仿佛被使用于两种游戏之间?

“我想到(denken)他”和“我思考(nachdenken)他”,这肯定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。[a、b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g]

28. 是否我总是怀着非常明确的意图谈话呢？如果不怀着明确的意图，是否我所说的话就没有意义呢？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g]

29. “Now you mention it: I think he'll come.”^①

“我现在相信你是对的：他会来。”

“不，我确信他会来。”可以想出一种为所有这样的表达式所特有的语境。

30. 为了描述一种心理状态而需要什么呢？——或者，我也可以问：为了试图描述一种心理状态而需要什么呢？

31. 也可以问：“在那种场合下，我必须依靠什么？”

32. “我想对你描述我的心理状态。”——也许与此对立的是：“我只不过想发泄我的情绪。”“我也想要他知道，我的心情是怎样的。”（在这种语境中，人们往往谈到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。）

33. 可是，平静地承认害怕，——满不在乎地把它表达出来，则肯定是另一种情况，那些词可能是相同的，声调和姿态则不同。

34. 如果在悼词中说“我们为……哀悼”，那肯定是

① 这句英语的意思是：“现在，你提到它；我想他会来。”——译者注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

对哀悼的一种表达；而不是要告诉在场者什么事情。可是，在另一种场合下，这些词却是一种报道。在墓前的祈祷词中，它们也可能是一种报道。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9页a]

35. 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说，某个人在诉苦是因为他说他感到疼痛。因此，“我感到疼痛”这些词可能是一种诉苦，也可能是别的东西。（对害怕以及其他情绪的表达，也与此相似。）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9页d]

36. 可是，如果“我害怕”并非经常是、而仅仅有时是某种可与诉苦相比拟的东西，为什么它始终是对我的心理状态的一种描述呢？^① 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9页c]

37. 因为，如何把“我感到疼痛”这种诉苦与一个纯粹的报道区别开呢？肯定通过意图。也许这也在声调中表现出来。

38. 一个句子处于其中的语境，最清楚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。因此，对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句子的最好例子，就是剧中的一句引语。谁会问剧中的一个人物：他在说话时体验到什么？

39. “你一定知道，——我害怕。”

“你一定知道，——我对那个感到害怕。”

^① 手稿中有几种变体。——在这一页的边上有一个附录：“什么是诉苦？”——原编者注